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趙氏鐵網珊瑚卷三

詳校官中書臣孫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銓

校對官學正臣周鏞

謄錄監生臣洪策

欽定四庫全書

趙氏鐵網珊瑚卷三

明 趙琦美 編

歐陽文忠公詩帖

五言二十六韻奉酬子美離京後見寄之作廬

陵歐陽修上

衆美子美貌堂堂千人英我獨疑其胸浩浩包滄溟滄
溟產龍蜃百怪不可名是以子美文吐出人輒驚其於

詩最豪奔放何縱橫衆懸排律呂金石次第鳴間以險
絕句非時震雷霆兩耳不及掩百疴為之醒語言既可
駭筆墨尤其精少雖嘗力學老乃若天成濡毫弄點畫
信手不自停端莊雜醜怪羣星見攪搶爛然溢紙幅視
久無定形使我終老學得一已足矜而君兼衆美磊落
猶自輕高冠出人上誰敢出其膺羣臣列丹陛幾位列
公卿使之束帶立可以重朝廷況今叅國議高論吐崢
嶸惜哉三十五白髮今已生近者去江淮作詩寄離情

口誦不及寫一日傳都城退之序百物其鳴由不平天
方苦君心欲使發其聲嗟我非鶯鶯徒能助嚶嚶因風
幸數寄警我聾與盲

趙子松觀于廬陵凌波閣伯慈伯武伯起侍戊申歲中
元日

右歐陽文忠公酬蘇子美五言二十六韻詩墨蹟洪武
間余在北京時于一戍卒家見遂索取之自念平生行
湖海上有年前代名賢墨蹟多見獨文忠公書不曾見

焉今得此詩墨跡如獲夜光明月曷勝欣喜裝潢成卷
秘于篋笥中已十五年矣嘗觀東坡居士文集有跋文
忠公書云歐陽文忠公用尖筆乾墨作方潤字神采秀
拔膏潤無窮使後人觀之如見其清眉豐頰進趨熒如
也今觀此詩墨跡方知東坡之言不虛矣此卷付與孫
詒謹藏永為家寶永樂十一年秋七月廿二逃虛老人
書于京都崇禮坊之官廨

太子少師榮國恭靖姚公嘗得歐陽文忠公酬蘇子美

詩墨跡甚愛之自謂如獲夜光明月不勝忻喜遂書付
孫詒公之子繼持以示予予觀文忠之詩稱道子美者
以其氣之豪才之雄語之奇不牽世俗誠卓犖不羣之
士也然子美在當時以酒食微過竟坐流落不偶而文
忠他日序其文誌其墓深致意焉夫不矜細行君子不
能無惜于子美而文忠好賢育才之心見諸文詞者又
拳拳焉為當時諸君子惜也此詩之作子美未卒前七
年於今三百七十餘年矣榮國書此已八年而遺世亦

三年矣人生幾何歲月如馳撫卷惘然永樂十八年春
二月己巳朝議大夫國子監祭酒兼翰林院侍講豫章
胡儼書

歐陽文忠公有宋名儒文章翰墨絕妙當世此詩乃公
親筆以酬子美蘇公者遺落人間迨今餘三百年而為
太子少師恭靖姚公所得詩固傑作無容言而其書之
道勁溫潤尤可愛重恭靖公謂得之如獲夜光明月不
勝欣喜豈虛語哉付之孫詒永為家寶宜矣永樂庚子

蒲節後四日資政大夫戶部尚書長沙夏原吉書

右歐陽文忠公荅蘇子美詩真跡故太子少師姚公所藏寶之如拱璧自識其後云付孫詒余嘗以集本校之不同者五字子美文集作辭衆懸集作絃鷺集作鷺能助集作思和文與辭於義皆通懸及能助當從真跡而鷺則當從集本余素於少師公往還每造之必肅容坐壽椿堂焚香煮茗出清玩論文事繼以觴酌談笑為樂時詒生數歲拱手侍側溫然恭謹能琅琅誦讀也余戲

曰公所恃以老者在此矣公亦矜謂客曰然公歿詒從其父宗善來北京又三年余至北京詒亦長成鄉學余見之輒思公又念公之不及見其長也詒亦重大父之交游而勤勤過余忽不見數月間遇宗善而詒則病瘖死兩月矣余為之驚愕悼惜而怛悵者累日詒裁十有四歲其資端厚明秀宜不遽止此先儒論稟氣清者不長豈以是與宗善攜此卷求余題每語及詒涕下潛然悲不勝因并及詒之所可惜者附少師公之後永樂甲

辰夏五月朔廬陵楊士奇題

余忝鄉里好嘗侍榮國茗飲之側公自負能書雖當世
詹孟舉輩皆不入意獨好文忠公墨跡豈專在於尖筆
乾墨而已其文章政事固足使人景慕之者東坡所謂
清眉豐頰進趨熒如若將見于字畫之間此言可與知
者道然則世之工於書者可不師法文忠公之為人耶
宣德元年燈節之暇行在翰林修撰張洪書

天平范氏先世諸卷

唐國柱誥一卷

將仕郎權知幽州良鄉縣主簿范隋右可柱國 勅朝
散大夫尚書水部郎中穆栖梧等渙汗洪恩必乘其雷
雨頒宣爵賞用振其簪纓以爾等列我盛朝累霑沛澤
各有勞効許其敘錄行慶策勲於是乎在可依前件咸
通二年六月十一日

檢校司徒兼中書令使中書侍郎兼工部尚書平章事
臣杜審權宣奉駕關部郎中知制誥臣王鐸行奉勅

如右牒到奉行咸通二年六月十二日檢校司徒兼侍
中使右僕射兼門下侍郎平章事悰給事中告將仕郎
前權知幽州良鄉縣主簿柱國范隋奉勅如右符到奉
行員外郎緘主事吳寬令史楊鴻書令史開咸通二年
六月日下

右六世祖所受懿宗告也先世文書自經喪亂十七
八九此書獨存於三百年干戈之後子孫保之當何
如耶紹興三年八月朔裝禡於廣州官舍右朝奉郎

權發遣廣東路轉運判官正國謹書

積厚者流光積薄者流卑自然之理也范氏自唐咸通
柱國起家至我宋紹興歲凡三百年本支六世文正忠
宣二公繼世將相有功德於本朝所積厚矣流光雲仍
奕葉未艾後世宜有是似者厥維懋哉新安汪伯彥定
俊題於南粵之宸繡堂紹興三年九月一日

名嗣興觀

昔者郊子能言其祖君子紀之近世譜學幾絕族系弗

明重以兵革搶攘士大夫家能保其先世文書者尤鮮
惟范氏世緒綿遠譜牒著明而子儀又能保其六世祖
命書斯可尚也吳興章傑謹題

范氏之先唐則天時位宰相世系甚明咸通中柱國蓋
苗裔也文正公祖事錢氏以文章顯其後乃益暴耀於
皇朝子儀忠宣季子承家濟美當復能光昭前人紹興
癸丑歲九月廿六日李璆謹題

范氏保姓受氏固遠矣然敦厚於春秋得文子士燮於

國朝得文正忠宣焉文子嘗論鍾儀曰稱先職不肯本也操土風不忘舊也不肯本仁也不忘舊信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雖大必濟惟文正忠宣儲慶羨祉奕葉顯美庭多魏絳之金石室富桓榮之車服今子儀郎中乃以尊祖之故保一主簿柱國之誥且唯恐子孫或墜逸之可謂不肯本不忘舊得仁信之盡者況有問學以文之有名譽以崇之則踐世官修舊職蓋可拱而俟也異時芝房之詔闕以十襲其有觀者抑必曰君臣之間乃

爾耶紹興十五年乙丑五月初二日眉山程敦厚書

右子儀六世祖柱國告以其時考之檢校司徒兼中書
令使者白敏中以是官為鳳翔節度使也右僕射兼門
下侍郎平章事悰者杜相也以檢校司徒出使有崔鉉
鎮襄陽令狐絢使關中而幕侍中則未之考焉當俟博
雅君子紹興己巳三月晦日贛川曾幾書

良鄉公之行事不見于史冊咸通中勲柱國而為主簿
良鄉以其時考之懿宗之立唐室衰矣及文正公之遇

慶厯忠宣之遇元祐勲烈名德盖不出于偶然者是以論其世也申呂稽中

闕書

柱國公行事雖不見於史冊然至文正公忠宣公裁四世五世耳德業盛大闕閱光華為皇朝望族則祖風家範可想而知矣邵武盧奎書

安中蒙示以唐告元祐書帖臨路獲此竒觀適在海山展讀數過頓覺天池收波雲物改色其欣快可勝言哉固願各以數字自託門下而筆墨不精復困人事且歷

以重名殆難措手只欲得一等高下紙四五幅攜去前路納來也豫媿不工耳安中再拜

晉范宣子敘其家世自唐虞夏商周迄晉之主盟保姓受氏以為不朽而魯穆叔難之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是之謂不朽本朝范氏如文正忠宣盛德偉烈忠言嘉謨既卓然不可企及而傳系之遠又如此則二子所謂不朽者兼得之矣嗚呼盛哉紹興壬戌中元揭劉昉謹題

漢唐以時用武功爵用散官用勲尚矣唐故事有宰相而階將仕郎今良鄉公雖主簿而勲乃柱國其踐歷也深矣惜乎史氏之闕文也紹興廿五年七月十八日吳興劉岑書

范氏以唐載初元年由春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以直道與魏元同相繼以忠死謂宜有後至咸通初喬孫始以丞麗水知名于史此則未丞麗水時告也然名位不稱至本朝而後文正忠宣始相望而出焉時

元臣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信矣哉給事中颯者
王颯也檢校司徒兼侍中出使者幽州節度張允伸也
豈侍郎曾公偶忘之歟隆興元年二月六日崇仁吳會
謹書

柱國公告史失其姓名治行無所稽考然四世之後有
文正公五世之後有忠宣公積慶流澤可想見其人子
儀郎中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是能保其家者傳之雲仍
與王氏寶章較世系之遠近固無難也紹興丁卯仲春

東郡趙奇謹書

皇朝輔相如文正公忠宣公天下皆知尊仰今觀其上
世唐咸通中柱國告又知其世德之遠也穀梁子云德
厚者流光信矣夫紹興十八年正月二十五日左承議
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許忻謹題

惟范氏遠有世序自唐柱國五世而至忠宣公可謂祿
之大者今湖北漕使忠宣公幼子也一日出示咸通柱
國之誥則其保姓豈特守宗祊而已哉光輔累朝代為

興家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媿辭矣紹興歲乙丑月丙戌日丙辰鐵石翁宋澣書

君子之澤盡於五世自柱國至文正公四世矣復生忠宣公世濟其美百世之後聞其風者皆足以興起今湖北運使忠宣公之季子善繼前脩有祖風烈德澤之久不知何時而已耶宣子謂世祿為不朽穆叔告之以立言若聖宋之范氏其真不朽者與紹興十六年三月望日高密周聿書

歐陽文忠公嘗作家譜序曰自唐末之亂士族亡其家譜今雖顯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譜學由是廢絕因知干戈擾攘之際能保其譜系者鮮矣竊觀運使公所收六世祖柱國誥命即唐懿宗朝所賜珍藏至今傳之子孫俾知世次且欲屬而不絕可謂知尊祖者矣歎服之次輒書卷末以贊盛美云紹興十六年歲次丙寅正月六日濬陽馬居中謹題

靖康亂後人家圖籍亦一厄靡有孑遺良鄉主簿命官

牒唐咸通中所頒不知幾厄矣而能不失墜此范氏之
佩筆算囊也如古鼎彝甌鬲宜永寶云申呂堅中謹觀
柱國時為鈞稽時勲已及此而行事無聞於傳記數世
之後迺有文正公忠宣公為之子孫愚知柱國有隱德
矣紹興辛酉中冬八日秦國吳升之謹題

良鄉府君當唐之末世不可以有為之時不辭小官盖
有以也文正公參預仁宗大政忠宣公兩相元祐致本
朝盛治之極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良鄉以之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文正忠宣以之事雖殊而道實同焉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賜緋魚袋趙戩謹跋

太守范公出示家藏唐咸通柱國告柱國四世孫即文正公也五世孫即忠宣公也二公碩大光明厥先以昌何修而克臻此豈非好是正直之效與先都運郎中文正之孫忠宣之子承六世令緒名位雖未云究乃克謹守家法以詒後人至公為七世於戲盛哉使文正忠宣

家法永存雖百世益昌可也繼二公者烏知不在公乎
淳熙元年三月戊子朔譚惟寅敬書

文正忠宣繼世之美人知起敬今觀柱國唐誥已有聞
於四世之上諸公又推之載初相系家世久遠可謂莫
之與京忠宣至春伯常伯亦四世正爾鼎貴蓋未易量
也高士廉志氏族以崔氏居第一特以其久故也矧名
德相望者耶嘉定丙子季春六日眉山任希夷敬書

雲津范秘書以先太師文正魏國公五世祖知良鄉

縣主簿上柱國唐誥見示索書為賦古吳西樓湯仲友頓首

麗水勾稽兼柱國大唐官制未及詳誥詞歷歷多稱美
史傳寥寥孰補亡萬里山河從換主一門德澤自流芳
地靈會見生人傑不特斯文五世昌己卯九月望日書
制詞最為近古秦漢以來廢之至唐而復舉焉茲一權
良鄉縣主簿而諄切以命之臣下其有不激勵者乎抑
勲官創于戰國至唐乃為虛名然必加於有勞者宜主

簿之後嗣永昌也至順三年夏五月宛平曹鑑跋

石曼卿詩帖

古松

石延年

直氣森森恥屈盤鐵衣生色紫鱗乾影搖千尺龍蛇動
聲撼半天風雨寒蒼蘚盡綠離石上綠蘿高附入雲端
報言帝室掄材者便作明堂一柱看

曼卿上世家幽州燕俗勁武少以氣自豪書體兼顏柳
前輩謂愈大愈奇余三見真跡禮部尤尚書家西帥詩

有旗光秋曉起甲色大江橫之句歐陽氏籌筆驛詩有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今又見此詩影搖千尺聲撼半天尤為膾炙皆警策也歐陽公稱文章勁健稱其意氣余以謂字畫猶有劍拔弩張之勢吾鄉郡從事官舍中先有籌筆驛詩石刻久矣今趙君致遠又欲刻此是為二妙也四明樓鑰

節度推官廳事舊有籌筆驛詩刻流傳入郡圃中師夏請於使君得復舊貫暇日過袁君木叔家見古松詩筆

其嚴密勁健尤為卓絕因摹刊之以為籌筆驛詩刻之對曼卿翰墨不多見於世巍然從事之廬破屋數間雖不足以避風雨而二刻屹立於中未可以為陋也又得文昌樓公為之題識益光榮矣木叔之先君子好奇嗜古所畜前輩遺墨甚衆此其一耳慶元己未上元日古汴趙師夏書

士大夫豪宕竒崛者為文必峭拔清美間放者有句必高妙故梅詩之疎影橫斜和靖如圖寫此花松詩云半

天風雨曼卿獨膾炙人口也自昔論詩者嘗謂寫情非
難狀物最難過於體倣或失之俗略于比喻又失之泛
必渾然天成他物不足以當之斯為美耳曼卿平生之
氣卓犖多慕古人奇節偉行其見于辭章之末又肯為
兒女子軟媚語耶梅聖俞以雲影濤聲之句過此作非
矣節推趙公得真跡于袁正肅之仲弟木叔而刻之石
二百年來陵移谷遷何物不為塵土之歸而此刻至今
存焉半雲翁亦在篋藏故物之列家既拆異又幸心可

得而寶之造物者若有私焉嗚呼故家遺物歷年之久而卒獲所歸有如此帖者乎敬書此以識余感歲在玄黓敦牂五月望北山老樵黃摻書

叔茂

韓魏公帖一

琦再拜啟琦有小懇容易干聒台聽琦向者自并易相事簡公暇因闢後圃起一堂名曰晝錦蓋古人榮守本邦之義時正獻公以降往往有詩以光賁之已而被召歸闕常欲求公文百十字以記之為鄴中不朽之事拜

接幾十年卒畜縮不敢措一語今守相趙元甫知琦欲
有求於公遂能用心獲一美石磨礮已就且有書見督
云早丐公文至則便可鐫立琦以此不自量度輒以誠
請公若憐而許之不獨夸耀閭里誠獲託公文遂為無
窮之傳矣如曰未可幸恕妄作惶恐惶恐謹奉手啟上
聞不宣琦再拜啟

二

琦再拜啟信宿不奉儀色恭惟興寢百順琦前者輒以

畫錦堂記容易上干退而自謂眇末之事不當仰煩大
筆方夙夜媿悔若無所處而公遽以記文為示雄詞濬
發譬夫江河之決奔騰放肆勢不可禦從而視者徒聳
駭奪魄烏能測其淺深哉但褒假太過非愚不肖之所
勝遂傳布之大恐為闕之玷此又捧讀慚懼而不能自
安也其在感著未易言悉謹奉手啟敘謝不宣琦再拜
啟叅政侍郎台座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

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從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介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熹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庚辰朱熹

宋人八帖

彥博頓首祠部同年近累得來翰深荷勤意審美轉伏
惟歡會未涯披對春中萬萬愛重彥博頓首 靜萬已
至且令摹書必應過夏

二

脩啟近賈常行曾致拙問辱書承經暑動履清和少慰
瞻勤兼蒙惠以韓城鼎銘及博山盤記不意頓得二奇
物脩集錄前古遺跡自三代以來往往有之獨無前漢
時字故常以為恨今遽獲斯文遂大償素願乃萬金之

賜也屢患膝瘡家居絕客數日把玩無厭然古文難識
當徐訪學古博識之士問之期於盡得而後已不勝珍
重謹於郵中奉狀粗報已獲佳貺餘未及他不宣脩頓
首啟原甫安撫學士座前五月廿二日謹狀

三

軾謹次傳道先生游廬山高韻

塵容已似服轅駒野性猶同縱壑魚出入巖巒千仞表
較量筋力十年初雖無窈窕驅前馬幸有鳴夷挂後車

莫笑吟詩淡生活當今阿買為收書
閱訖幸即付去
人送公弼郎中禹功太傅明叔教授各乞一首軾上

四

轍謹賦喜雪一首奉權府運使司封郎中一笑
發函寬大一封書卧閣瘡容三日餘旋見雪花投闕落
未應天意與人疎瓦乾浙浙知鳴霰畦潤漸漸想沒鉏
高會梁園遺跡在早知詞賦似相如

再用書字韻賦喜雪一首

春秋無麥似當書況復秋田水潦餘一雪尚來救焦槁
千箱乞與等親疎消殘溫癘曾非藥蝕遍陳根不用鋤
猶恐遠村沾未足更呼農圃問何如轍上

五

舜民再啟姻期必嘗經度舜民以初二日次洛中自爾
至初六日良吉又以一行兵冗不能久留欲於初六日
財定併行并以是日納壻留在門下翼日遂行未審可
否餘謹面質舜民頓首

六

庭堅頓首伏承遠歸道涂之勤未得休息而躬料湯藥
至輟寢膳竊惟起居不適幸有安平之候想遂釋然矣
時雨沾足春風妍暖想同家母萬福民有食麥之慶令
嗣長官亦得申眉矣函作此狀候服藥者安問極不周
至續亦別通啟左右矣庭堅再拜

七

栻項在湘中嘗約刑部劉公修斜川故事城南有丘歸

然因以南阜名之是歲來守桂林負此約三年矣戊戌五月與周允叔吳德夫宇文正甫傳父登雪觀和五柳翁韻董書以寄劉公棡再拜

行客念故里勞者思少休如何歲華新當爾天南游涉五遇佳日品題自名流聊復揩眼病沙邊翫輕鷗和風著冠巾春意動林丘眄懷千載人孤高諒能儔亦有一二士舉酒相勸酬未知吾故國草木如此否政拙甘下考智短忘百憂賜歸倘蒙幸舊盟良可求

八

敬夫寄斜川詩敘往年之約殊不知芮今病久
矣非如昔時獨心不忘耳勉和一章以敘謝意
芮再拜

病者不任事淹卧心自休經時不出門況復斜川游每
覩節物換况驚時序流少年喜追逐聚散水上鷗沈舟
枯水伴風帆春樹丘我病正爾許懷念老朋儔有酒不
能飲徒有獻與酬故人酌佳日亦復我念否佳意寫懷

抱一讀寬百憂吾君念遠民歸計未易求戊戌三月乙丑順寧閣

蔡端明一帖

裏啟前蒙惠書伏審尊候萬福

闕

入京都即休政此

士君子所以自處始終也甚善甚善公綽數日前見訪

闕齋道話終夕近日保養之

闕

頗見門戶然且能自保

涓涓之

闕

久當得力州下更肅靜如前時可自遣也

舟船必恐無用目下

闕

闕遣人勾還謹奉手狀問起居

不宣襄上賓客七兄足下正月廿五日

林和靖二帖

逋奉白秋深體履清適大師去後曾得信未院中諸事
如常否今送到菱角容易容易謹此馳致不宣逋小簡
上 瑫兄座主廿二日 暫倩一人引此僕去章八郎
家

二

逋奉簡三君數日前曾勞下訪屬以多故未果致謝感

愧感愧勝名必以見了彼珍重者果為兩手所措矣呵
呵如因暇時許相過否馳此不宣從表林逋頓首四月
十七日 所託買物錢二索省是前人留下恐未足餘
伺面致多感多感

此和靖真跡聶衛公帥蜀時所得也觀其筆勢道勁無
一點塵俗氣與暗香疎影之句標致不殊此老胸中深
有得梅之清故其發之文墨者類如此當襲藏之以為

珍玩元統甲戌夏五謝升孫書於南牕

子順

我愛翁書得瘦硬雲腴濯盡西湖淥西臺少肉是真評
數行清瑩合冰玉宛然風節溢其間此字此翁俱絕俗
開緘見字即見翁五百年來如轉燭可憐人物兩相求
落我掌中珠有足水邊孤墳我曾拜土冷烟荒骨難肉
當時州吏歲勞問於今祀典誰登錄翁固不能知我悲
聊對湖山歌楚曲我歌湖山亦不知惟有春鳩叫深竹
歸來把酒弔雙緘猶勝無錢對黃菊 沈周用坡翁韻
西湖處士林君復結廬倒卧湖波淥百年何物傷汝廉

山下梅花總寒玉滿城瓦屋鱗鱗然未信誰人能脫俗
紫陌嬉春拾翠鈿歌鐘入夜燒紅燭獨教老鶴閒應門
走傍湖陰濯雙足高平范公遣使來寄以新篇勝餽肉
風節文章厚且淳兩句平生成實錄才多墨妙更入神
唯許唐翁和高曲果然遺墨似其人如倚清風捫瘦竹
惜哉甫里陸天隨不趨斯文書杞菊吳寬

湖亭路繞梅花曲石硯年年洗芳淥湖光照眼花絕塵
此老當年面如玉誰應獨步難同調字豈必工終不俗

城東蒼頭持卷來一夜起看三秉燭我從書法得相法
骨瘦精神清亦足有如辛苦學仙人火冷空山斷葷肉
遺編舊事已陳跡五百年來登鬼錄水流花謝兩無情
誰能更和西湖曲石田詩人亦清士居不種梅翻種竹
他時併作隱君論何似周蓮與陶菊李東陽

我昔孤山訪遺躅春暖西湖泛晴淥山頭草樹不荒涼
知是先生此埋玉念初茅廬結構完長吏頻顧驚流俗
就中薛李最忘形湖上夜歸曾秉燭先生自樂味道腴

此懷何嘗忘不足惟耽吟詠苦嗷咿役擾心兵削肌肉
詩成又復恐驚世輒毀不使相謗錄誰知造物難盡藏
千古騷壇傳妙曲亦有遺墨落人間留在剡藤并楚竹
見其瘦硬想其人似對靈均餐落菊陳顛

乾坤悠悠書兩幅墨光深照西湖淥人間翻覆似浮雲
此紙全完如璧玉少陵瘦硬真入評右軍姿媚宜云俗
想當援筆對梅花誰用官奴把寒燭自然心畫得天妙
一字百金酬不足乃知形貌列仙臞石帶烟霞山少肉

崑崙氣節高百世奚假文章身後錄東坡去後古祠荒
月下不聞迎送曲遺跡君家豈偶然天遣清風激修竹
憑君開卷望孤山三盞薔薇咀秋菊張淵

宋陳亞之詩

離郭居馬上迴寄鄉知

迴望離亭寄楚山慨然西笑入長安貪程野僕擔書引
惜別鄉人駐足觀霞襯曙光烘積靄柳和春色蕩輕寒
遙期此地歸來日迎取相如駟馬看

失題

呼樹止陵陽逢辰下建章竒姿標上瑞正色麗中央
昭祀祠壇畔聲歌太液傍鳳教鴻作侶天與菊為裳
神雀非靈異流鶯媿彩章集汙寧我類一舉夏雲翔

過項羽廟

八千子弟已投戈夜帳猶聞怨楚歌學敵萬人成底事
不思一箇范增多

寄寶臣寺丞

萬里扶靈宅壽阡謝公純孝是家傳
廬開四尺同寒士
椽列三圍陋昔賢
先域定生連
理樹門人多廢
蓼莪篇
我心固極君應念
露白霜清泣昊天

藍溪閒居

白鹿原東虎候西
結廬岑寂映藍溪
霜侵僧履蘭三逕
秋入農歌雨一犁
耽枕溜聲疑水宿
拂簷山色類巖栖
閉門養拙無人問
揭盡陳篇日又低

開元寺凌虛閣對雪寄解唐卿

藍田

瑤滴琳花一夜凝
凌虛雕檻曉來憑
眼觀銀色三千界
身到瑤臺十二層
玉灑砌塵供庾斛
粉融簷水妬房陵
化人宮好分明在
恨不同君把袂登

雉媒

朱冠袞背一何鮮
聲厲情驕目悍然
若道物情皆錫類
雉媒爭似鳩媒賢

還劉處士先令公鄴功名錄

劉公事
朱梁

當年力戰蕩妖氛
十萬雄師四七勲
將畧妙欺班定遠

家聲高過李將軍銘圖魏鼎文猶在筆勒燕山跡尚分
今日閒披有遺恨可憐生不遇賢君

讀劉蕢策

以指斥貴倖不顧忌
諱有司知而不取

藥石危言治亂箴賈生晁錯是知音可憐當日司文者
不畏人言合愧心

謝人惠三峯朱柿

烏稗珍果益丹明新折紅林蒂尚青漿冷夜凝仙掌露
味甘秋剖楚江萍圓堆玉椀櫻難並剩薦金樽酒易醒

應念茂卿消渴者整籃封貯到雲扃

過田文墓

當年聞奏雍門琴話著池臺淚滿襟
何況今朝陵谷畔池臺無跡可追尋

對雪寄崔仲裕

時在藍田聞
崔在酒舍

奪鶴韜霞勢漸濃卷簾庭館好支筇
乘槎路濶寒凝凍種玉畦平曉被封
天上瑤宮當月圃海中銀闕聳鰲峯
思君不得同吟賞知在旗亭第幾重

南齊

曲江歡宴侍華裾舞拍歌琴藝有餘獨有純臣王叔寶

解陳封禪一篇書

南齊太祖曲江宴羣臣各使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文季歌

張敬兒舞王敬則拍王儉曰臣無所解惟解誦書因跪帝前誦相如封禪書帝笑曰此滅德之事吾何以堪之

湖上逢漁者

雨蓑烟笠洞庭秋獨蠟綸輕一葉舟擬共停橈醉天暮

緩歌濯足不迴頭

秋日端居

暑退蚊雷靜門關雀刺稀露莎蛩自急星樹鷓何依井
白貧雖樂溪山遠未歸時情似秋雁一一背寒飛

讀子虛賦

聽辭深恨不同時及到同時位太卑爭似唐皇將頗牧
禁中言下用無疑

陳公亞之三十丈復不逮承其教誨也事業在卿士大
夫者以補國利民傳復少於先子遺書中得公啟問詩
章讀之往往意在栖退若送行閭中詩公時為審刑官

朝中望譽始充大已有乞醉墻間之歎是知君子自重
而不苟合者虞富貴以非道而至如盜窬禽暴焉則非
道者惡得而及之然後踐履無非義施張莫不仁事功
可勝紀哉公忠言美庸固易考清遠之趣疑多在文章
常恨不得盡之熙寧九年冬居彭城公孫師仲出雜詩
藁一卷詞格秀古造句愈工則入澹泊愈深若借宅云
四壁舊貧寧畏盜一枝雖小易容巢贈無已師云他年
遠公社若箇是遺民藍溪間居云露侵僧履蘭三徑秋

入農歌雨一犁秋居云井臼貧雖樂溪山遠未歸貽漁者云擬共停橈醉天幕緩歌濯足不迴頭聞之者孰不灑然而若醒超然而自愛復疑在文章者今一卷之藁已得如是之多固足為喜又得玩君子始終之尚篤吾所好顧何樂如之詩大小二十二篇閩中送行不預焉逸者可知已十一月三日曲阜顏復書

穆覽詩緬想風跡而欽鹽鐵君趨尚遠矣

書故三司副使陳公詩軸後

破錦囊開玉振金舍人胸次右丞心為時黼藻衣冠藪
與國丹青翰墨林慷慨似誰雙舞劍風流隨處一歌琴
燕貽苦志追先烈子夏何須論淺深元豐二年三月廿
三日陳留張徽

元豐四年七月於吳興始識公孫師仲師道遂得公之
遺稿以觀長樂林希

天聖中先太尉與故相國龐公同為郡牧判官故省副
陳公與龐公善光以孺子得拜陳公於榻下元豐二年

八月乙丑晦陳公之孫法曹過洛以公手書詩稿相示
追記五十年矣烏乎人生如寄其才志之美所以能不
朽於後者賴遺文耳苟無賢子孫其湮沒不顯於世可
勝道哉光竊自悲侍公之久今日乃得睹公之文又喜
法曹君之賢能顯融其先烈是敢嗣書於羣賢之末涑
水司馬光

陳公固所嘗聞然不及見也今公之孫以公詩為示讀
之亦足以想見其風采矣元豐四年七月一日高郵孫

覺題

故三司副使吏部陳公軾不及見其人然少時所識一時名卿勝士多推尊之邇來前輩凋喪畧盡能稱誦公者漸不復見得見其理言遺事皆當記錄寶藏況其文章乎公之孫師仲出公之詩廿五篇以示軾三復太息以想見公之大畧云元豐四年十一月廿二日眉陽蘇軾書

轍頃在南都傳道陳君以鹽鐵公詩草相示轍甚愛公

詩之精且嘉君之孝恭不陞世德後六年自歙州還京師見君於鄮陽復出此詩為示不可以再見而不之志也丙寅正月七日趙郡蘇轍題

故吏部彭城陳公在仁廟時以御史奉使關中積以故人子見公又見之於河內其後五十年見公孫於淮南於是獲見其詩稿伏而歎息蓋不敢少有述焉也即幸而有如平日公以父黨教之讀書可也如與之言詩則未可也已元祐六年春二月十三日山陽徐積書

世雄竊伏吏部陳公之賢與令德之孫以顯融其後皆見於名卿偉人之所論載幾與成書矣世雄不復形容其畧獨念元豐壬戌間初識傳道於松陵獲見此書又三年一解后無已於京師今廿有二年矣而二君皆以不遇卒崇寧癸未端午傳道之子孝友復抱此書泣以相過撫卷悲懌益以知臧孫之有後竊意此書自是與陳氏之祖孫隱矣疑其可自致於斗牛之間者金石所不能礙也南蘭陵錢世雄書

如彼泉流必有源陳家詩律自專門后山得法因鹽鐵
不減唐朝杜審言嘉定丙子冬孟二十四日眉陽任希
夷敬題

按陳公名洎彭城人國朝正史實錄俱無傳然常以歲
月考求公嘗歷知懷州審刑院寶元間自屯田外郎為
副端尋陞臺端已而出漕京西淮南京東慶歷五年轉
吏部外郎加直史館改使監梓路六年入為度支副使
尋轉鹽鐵后山集載皇祐元年以副使行河還卒今史

亦失書信矣史之多散逸闕遺司馬遷所謂滅功臣賢士大夫之業不述非此之謂與倘非因詩卷長留天地間曲阜長道顏公候官宏中鄭公而下諸大賢表而出之則公之景行懿文世之知者益鮮矣雖然公之行事不得書於史冊得見哀述於諸大賢輯成巨軸於百年之後又獲歸諸博雅君子之藏使當世士大夫玩繹歎詠之不足則其榮何必在彼一時之遇乎嘉定癸酉中秋十七日眉山李臺題

曾氏諸帖

五十郎久不得書計侍二十嫂同諸弟各安此中如常
不知汝已納婦未必不輟講學為文有新文詩寄來看
此外且須倍自謹慎每事三思不可因循自肆取誚鄉
里也愛汝至切故及此言能相聽否餘惟與諸弟多愛
晉晉行者修學必漸成立更且勤學蠻哥亦計長進郡
君傳語甘已下更不別書各好將息為祝陳家四十
八娘必常得書計安計安二月五日啟咨 三十郎頌

自成否且更勉之

二

肇啟疎聞問方深企想辱書甚以為慰詢後安否如何
哀繭比幸安完他不復道閒居講學想甚自得尚阻披
見千萬厚愛草草不悉肇手啓宋親茂才

三

五十郎人來得書甚慰遠念即日同汝母五十七以下
一一安樂此中如常諸不復道知漸習舉業甚好莫須

入州學否且更勉勵自立不可更作少時可悔事也五
十七等修學有次第否各須勤學不可因循有文字寄
來看此外與汝母各好將息陳郎四十八今在關處已
到官未因書言來人回草草五月四日啟付五十郎

甫伯仲 宰上

久傳佳句愛滿山為愛山奇景物閒今日折腰縻吏職
欲圖捧檄慰親顏江涵秋潦鱸魚美岸入春關荻笋斑
粗有時饑供養俎敢辭碌碌守門關

曾兄惠然見臨篤敘世契示以先哲遺墨稽首敬觀
因題其後

家傳文獻六經香袖有驪珠日月光喬木陰陰人已遠
祇應故笏是甘棠嘉泰壬戌七夕前三日豫章李大異

四

布啟被召經途特辱垂訪迫於行役不及謁謝幸冀財
恕乍遠保愛為祝聊奉啟代面敘不宣布手啟上徐君
茂才足下

五

布叩頭為別滋久良以馳想每辱書示審闕況佳福兼
承旦夕遂還侍下趣裝諒亦勞止新淦去此不遠因風
頻惠問為佳爾未相見間多愛多愛五娘子不日離家
想離戀不易更宜寬中加愛六姪已下一一同此伸意
為煩惱中未及子細不訝不悉布叩頭宋親茂才

熹未冠而讀南豐先生之文愛其詞嚴

一作清

而理正居

常誦習以為人之為言必當如此乃為非苟作而於王

子發舍人所謂自比劉向不知視韓愈為何如者竊有感焉今乃得於先生之族孫濰見其親筆不勝歎息文昭公字頊嘗於長樂僧舍見之至於湘潭文肅之書則亦今始得觀也紹興甲寅夏四月廿二日新安朱熹書於宜春昌山渡之客舍

味南豐先生右軍墨池記方勉學者進於道德何暇役心字畫間者今觀此帖亦未嘗不善也新安朱公因親筆而極論先生之文蓋壁慶元初與公同在史院暇

日評本朝諸老之作公所推許視今卷中語一同又為
璧誦范貫之奏議集序不遺一字時公春秋已高強記
猶爾況其論說魁偉闡明聖真蓋將與先生並傳於千
載而未知孰為先後也染翰工拙宜公所畧而獨有感
於斯文視先生記墨池之意亦何以異哉嘉定元年四
月眉山李璧

南豐兄弟之文自成一家嘗得玩誦其翰墨及湘潭帖
今始見之道夫力學當世其家所勉之而已嘉定戊子

上已後二日吳郡衛注書於臨川驛舍

觀道夫寶藏先世手澤文獻所存斑斑可考茲孝子慈孫之心也嘉定元年孟夏甲子永嘉徐誼敬書於豫章襟帶堂

陳后山謂向來一瓣香敬為曾南豐幼誦是詩暨讀先生元豐類稿其言必止乎仁義誠一代之儒宗是知當時學者起敬起慕后山獨發之吟詠也先生手澤散逸族屬居多族孫道夫講書撫其所有寶藏惟謹合諸祖

翰墨刊成大軸一日過訪畫出以見示再拜敬觀家學之淵源端有自來矣道夫之尊府艇齋先生早游韓呂之門旋謁名公大老琢磨講貫學成行尊曾不求於聞達偉哉區區幸觀先哲之典刑更識名門之文獻歛衽為之三歎道夫篤志切問卓然自立於鄉曲咸謂克世其家云嘉定辛巳五月上澣襄陽王闕謹書

曾君道夫出示先世手澤歛衽拜觀之餘敬題二小詩嘉定壬午下元日里人聶子述

香瓣平生滿意熏更參曲阜問關津只疑黃閣官尊貴
不敢近前丞相嗔

一門翰墨森圭壁諸老題評粲錦花珍重雲仍好收拾
夜虹貫月定君家

頃年嘗見曲阜手澤于番陽彭尚書家後又兩見文肅
真帖然忘其處所矣若南豐與湘潭翰墨則未之見也
來撫訪跡故家於是識湘潭之孫維而因得盡窺其先
世四君子典刑雖紙敝墨渝生意燿然故在不謂衰暮

潦倒猶有此一幸遇也敬書以志喜嘉定癸未夏浚儀
趙汝談

予平生閱前輩翰墨不少獨南豐湘潭文肅文昭手澤
雖在鄉里乃未之見道夫曾兄一日出此軸以相示見
其書猶見其人焉歛衽讀之所得多矣若夫四公之文
章履行近世諸賢已自著語無所容喙姑紀歲月以附
卷尾嘉定甲申夏六月甲午里人董居誼

荆公南豐皆以淡墨片紙荒率行草而人往往從其後

收之易世之後敬之如此此如款破帽煨芋振衣迎
客客主無語而意自消因思少年舉子一門三第非四
方所少功名富貴竟亦何足復道惟人自有集列為三
文大者見稱歐曾此大江以西文山文水太平星聚諸
賢福力左提右挈流風餘澤不之不衰是以此也而
非一家之慶一人之祿一書生之所能也此卷家乘在
流落為多在文獻為少蓋後又百八九年而徵宋猶
有存焉廬陵劉辰翁

文定公書如謝家子弟雖時偃蹇不端正自爽塏有一種風氣文肅公書如高麗使人抗浪甚有意氣文昭公書如玉環擁腫自是太平人物湘潭公書如吳興小兒形雖未成而骨體甚雋一日見此衆妙何其幸與丁亥四月十八日陳黃裳觀

即文公之書翰可以盡情而謹禮趙侯履常之說得之觀曾君之致力於艱阨可以知其為人傅侯仲珍之說得之文公之盛德固學者所當法曾君之尚義其亦豈

易及哉寶慶二年上元日西山真德秀書

廣賢曾堂賓出示先世手墨敬題廿八字滕斌

西風吹老髻銀霜幾度青山送夕陽回首淵明今已矣
黃花猶帶晉時香

吾鄉文物之盛莫踰曾氏一門者南豐兄弟之後有艇
齋景建馬艇齋之聞孫廣賢袖示先世遺墨讀竟為之
暢然噫樂其所樂憂其所憂安得復見斯人也哉鄉後
學吳澄敬書

前人手澤滿修椽歲月無多已棄捐誰似文安遺帖在
至今珍襲作家傳

片言流落總吾師策稿諄諄妙救時但恨故家三四紙
起人無限後來思大德丁未六月望盱晚周端禮

南豐而後艇齋君忠義詞章萃一門手澤流芳凌劫火
欽承猶得到來孫大德丁未立冬日前宮講陳隨隱拜
題

招子拜觀帖後內翰文昭公三書云五十郎者吾六世

祖司直公尊行也

公乃凝齋父諱
晦之字仲共

內翰乃司直公之叔

祖故作書以此稱之其帖

闕

故云叔翁批蓋三帖是家

書耳先世未嘗附焉觀雁湖李公之跋則可見矣先君
恐其遺散遂附於諸帖之後招子因參其家傳考其第
次始得知焉乙亥冬隨侍先君避地稠原至於駝山屢
遭鋒刃之厄此帖此身甚於草芥殆幾於不保矣幸神
其擁護與他書表裏佩在左右一旦遂為不失之物真
可謂奪之虎口而得之龍頷也嗚呼經此一番大變故

而所攜畫為一空可為當日憾然此生尚存斯文未喪猶可為後來慶雖則神者相護而亦莫非祖宗有靈冥冥之中陰實相之也當是時如高大父艇齋文安贊述及晦菴先生朱文公所與曾大父適軒講書十七帖俱在囊中其所謂贊述者僅存一軸而文公墨帖止存四五紙如此書則全璧依然青氈再復至今為全書為我家故物於斯弗失矣招子暇日重為緝理遂得以窺先代四祖染翰之畫其心文安講書收拾之畫其力祖考

二君珍藏之盡其功傳流三百年間紙未弊而墨未渝也嗚呼一經靖康之變再歷開慶之擾終更德祐之厄異書竒文古篆名跡至於泯沒漸盡與之俱化者亦不少而此帖巋然獨存尚傳千載曾不與之俱化吁可怪也夫若使後人觀之聳然駭愕當撫卷而三歎也為之子孫者又安敢失墜而忘其祖宗付託之意哉故予題其帖曰傳家之寶云歲在玄默敦牂季秋菊前一日八世孫招子百拜謹書於跋尾

蘇東坡楚頌帖

吾來陽羨船入荆溪意思豁然如愜平生之欲逝將歸
老殆是前緣王逸少云我卒當以樂死殆非虛言吾性
好種植能手自接果木尤好栽橘陽羨在洞庭上柑橘
栽至易得當買一小園種柑橘三百本屈原作楚頌吾
園若成當作一亭名之曰楚頌元豐七年十月二日書
蘇文忠公以元豐七年量移汝海四月離黃州五月訪
文定公於筠七八月之交留連金陵度九月間抵宜興

而十月二日寫此帖聞通真觀側郭知訓提舉宅即公所館不知凡留幾日也已而至泗州過歲除八年正月四日乃行道中上書乞歸常州三月六日在南京被旨從所請回次維揚有歸宜興留題竹西三絕蓋五月一日也同孟震游常州僧舍又有湛湛清池五月寒之句而謝表云今月二十二日到常州訖疑即五月也是月復朝奉郎起守文登次韻賈耘老云東來六月井無水假看古堰橫犂牛七月二十五日與杜介遇於潤之金

山贈以古詩皆赴登時所作其冬到郡五日而名自此
出入侍從以及南還速靖國辛巳北歸竟薨於常集中
班班可考種橘之約遂墮渺茫矣此帖今藏寓客董伯
掾家董氏世為東秦名儒曾祖暨大父在高皇時繼掌
外制士林榮之伯掾亦篤學嗜古能濟其美者也公熙
寧中倅杭沿檄常潤間賦詩云惠泉山下土如濡陽羨
溪頭米勝珠又有買田欲老地偏俗儉之語卜居權輿
於此元祐八年五月十九日任禮部尚書辦御史黃慶

基論買田事云責黃州日買得宜興姓曹人一契田段
因其爭訟無理轉運司已差官斷遣不欲與小人爭利
許其將原價收贖今公孫曾猶食此田豈曹氏理屈不
復可贖耶抑當時所置不止此也

菩薩蠻

買田陽羨吾將老從初只為溪山好來往一虛舟聊從
造物游有書仍嬾著且謾歌歸去筋力不辭詩要須風
雨時

滿庭芳

并序

予居黃五年將赴臨汝作滿庭芳一篇別黃州既至
南都蒙恩放歸陽羨復作一篇

歸去來兮清溪無底上有千仞峩峩畫樓東畔天遠夕
陽多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船頭轉長風萬
里歸馬駐平坡無何何處是銀潢盡處天女停梭問
何事人間久戲風波顧謂同來稚子應爛汝腰下長柯
青衫破羣仙笑我千縷掛烟蓑

右詞作於元豐八年初許自便之時公雖以五月到
常州尋赴登守未必再至陽羨也軍中謂壯士馳駿
馬下峻坂為注坡其云船頭轉長風萬里歸馬駐平
坡蓋喻歸興之快如此印本誤以注為駐耳今邑中
大族邵氏園臨水有天遠堂最為奇觀取名於此詞
云主簿朱冠卿

宜興續編圖經四事

黃土去縣五十五里東坡與單秀才步田至焉地主以

金史卷之三
卷三
酒見餉謂坡曰此紅友也坡言此人但知有紅友而不
知有黃封真快活人邑人舊傳此帖今亡

長橋元豐元年火焚四年邑宰褚理復立榜曰欣濟未
幾東坡過邑為書曰漢周孝侯斬蛟之橋刻石道傍崇
寧禁錮沈石水中

東坡初買田黃土村田主有曹姓者已鬻而造訟有司
已察而斥之東坡移牒以田歸之

邑人慕容輝嗜酒好吟不務進取家於城南所居有雙

楠並植如蓋東坡訪之目為雙楠居士王平甫亦寄以
詩予自紹興癸酉迄淳熙己酉二十七年之間凡六至
宜興屢欲考東坡在此月日而未暇也今者避暑杜門
因觀茲帖畧裒遺跡如右其詳則俟博物之君子七月
二日東里周必大題

坡老墨蹟三尺童子亦知敬之重之不待贅語惟其處
羈困流落之餘而泰然不以窮達得喪累其心此坡老
之所以深可敬重者予故表而出之壬戌季夏中瀚清

源曾從龍君錫書

謝太傅東山之志始末不渝迫於委寄悵然自失李文
正公辭榮鼎軸便欲為洛中九老之會竟以事奪蘇文
忠公亦欲買田陽羨種橘荆溪南歸及門齋志以歿士
大夫出為時用雖致位通顯皆有歸營菟裘之心然係
縻於君恩推葺於私愛獲遂其初志者幾人余蒙同官
董掾出示先世所藏楚頌帖三復而有感焉敬書其末
嘉定辛未閏月七日溫陵莊夏子體書於江寧館

東坡公欲買園種橘於荆溪之上然志竟不遂豈造物者尚有所靳耶而楚頌一帖傳之後世為不朽則又非造物所能靳也孟頫題

歐公家潁川坡老田陽羨是皆非吾土而乃此留戀種橘知何時何時歸去兮歸而謀之婦惜無李衡妻滕斌坡仙足跡遍天下到處即視為傳舍作冷泉主蒜山房客海北天南九萬里風何時果能稅駕晚歸陽羨將卜居逍遙游乎田野楚頌之謀未成楚些作矣惜也南陽

仇遠與古涪文心之新城羅云叔同觀於西湖之東
南荒九死幸生還種樹書成手自刪赤壁夢難同楚頌
洞庭樂不減商山人
生墮地少如意老子對天無愧顏
千古菟裘有遺恨斷圭殘璧自人間錢塘白珽

楚國大夫曾頌橘眉山仙子欲求田荷衣千古秋風急
底用臨文更惘然丹丘柯九思題

泰定二年乙丑四月十五日京口郭畀張監陵陽牟必
勝同觀於宜晚樓

人生到處知何似却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此蘇長公詩也弼嘗謂非東西南北
人未必深領其意而此帖亦一指爪也九思謂臨文更
惘然信哉張弼識

坡公楚頌帖予舊藏其石刻而缺其後二行頗以為恨
蓋其石已亡也吾友李舍人應禎乃得其真跡來示覽
之躍然蓋當宋嘉祐初公登進士第與同年蔣之奇聯
宴席談及陽羨山水之勝約終老此地後竟買田其間

卷三
為定居之圖今觀周益公題此帖以公自海外歸薨種
橘之約遂墮渺茫若為公深惜者嗚呼公之志大矣所
欲為於天下而未遂者特區區一園亭之間三百木奴
而已乎吳寬謹題

東坡惠州帖二

蘇州定惠院學佛者卓契順謂邁曰子何憂之甚惠州
不在天上行即到耳當為子持書問之紹聖二年三月
三日契順涉江度嶺徒行露宿僵仆瘴霧黧面蠱足以

至惠州得書徑還予問其所求荅曰契順惟無所求故
來惠州若有求者當走都下矣苦問不已乃曰昔蔡明
遠鄱陽一校耳顏魯公絕糧江淮之間明遠載米周之
魯公憐其意遺以尺書天下至今知有明遠也今契順
雖無米與公然區區萬里之勤倘可以援明遠例得數
字乎予欣然許之獨愧名節之重字畫之妙不逮魯公
故為書淵明歸去來辭以遺之庶幾契順託此文以不
朽也東坡居士題

東坡書雖自成一家然其用筆一一皆出古人故能名世傳後耳若率意師心自以為盡善盡美其誰肯從我也耶

東坡先生飽喫惠州飯雖患難流離而忠義之氣終不可屈折故字畫視平生為尤偉叔黨嘗謂先生筆法師顏魯公而潘延之語頽瀆亦然此帖實援蔡明遠例豈獨其事之偶同所謂字畫之妙名節之重蓋於公無愧焉陵陽年燾書

清風不遠一萬里古墨至今三百年為予寄語雪座老
相逢已卜歸來篇南陽徐天翼

契順南行志亦堅惠州墨蹟尚依然臨文已識坡仙意
不必淵明第一篇齊東劉九萬

坡仙氣節文學冠冕百世下至樵夫漁父皆知其名而
當時權倖媚疾惡憎反眼切齒必欲寘之死地不知公
薑桂之性到老愈辣雖放浪嶺海而浩然之氣峴然之
節以詩文自娛曾不少挫契順一緇衲耳乃能不遠數

千里持書問亡恙至舉顏魯公以字遺蔡明遠為請擬人必以其倫順亦賢矣縉紳之士聞其風者能不有愧也哉梅泉叟王方叔書

東坡恕察帖

令弟不及別幅惟恕察見舍弟幸為道無恙也浙中有幹示諭軾再啟

右宋文忠公蘇翰林恕察真跡言簡而意足忠厚之氣藹然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柯九思跋

觀文忠公恕察帖辭簡意真猶有晉宋間風流餘意豈
若宋末年繁文陋書為可厭哉遂昌鄭元祐敬觀

東坡書蔡詩帖

天際烏雲含雨重樓前紅日照山明嵩陽居士今何在
青眼看人萬里情此蔡君謨夢中詩也僕在錢塘一日
謁陳述古邀予飲堂前小閣中壁上小書一絕君謨真
跡也綽約新嬌生眼底侵尋舊事上眉尖問君別後愁
多少得似春潮夜夜添又有人和云長垂玉筋殘粧臉

肯為金釵露指尖萬斛閒愁何日盡一分真態更難添
二作皆可觀後寫不知誰作也

杭州營籍周韶多蓄竒茗常與君謨鬪勝之韶又知作
詩子容過杭述古飲之韶泣求落籍子容曰可作一絕
韶援筆立成曰隴上巢空歲月驚忍看回首自梳翎開
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韶時有服衣白一座
嗟歎遂落籍同輩皆有詩送之二人者最善胡楚云淡
粧輕素鶴翎紅移入朱欄便不同應笑西園舊桃李強

勻顏色待東風龍靚云桃花流水本無塵一落人間幾
度春解佩暫酬交甫意濯纓遂作武陵人固知杭人多
慧也

只今誰是錢唐守頗解湖中宿畫船曉起鬪茶龍井上
花開陌上載嬋娟白樂天蔡君謨陳述古蘇子瞻皆
杭守也

老却眉山長帽翁茶烟輕颺鬢絲風錦囊舊賜龍團在
誰為分泉落月中

三生石上舊精魂解后相逢莫重論縱有繡囊留別恨
已無明鏡著啼痕

能言學得妙蓮華贏得春風對客誇乞食衲衣渾未老
為題靈塔向金沙

丹丘柯敬仲多蓄魏晉法書至宋人書殆百十函隨
以與人弗留也他日獨見此軸在几格間甚怪之及
取觀則吾坡翁書蔡君謨夢中詩及守居閣中舊題
也第三詩以為不知何人作其軒轅彌明之流與陳

太守放營妓三詩亦辱翁翰墨流傳至今信亦有緣
耶卷後多佳紙敬仲求集作詩識於後賦此四詩是
日試郭玘墨但目疾轉深不復能作字又不知年歲
後雖若此者亦尚能作否臨楮慨然至順辛未二月
既望蜀人虞集書

山中覆鹿拾焦葉眼底生花

闕

明不道人生從夢寐

新詩猶話夢中情

綠牕度曲初含笑銀甲彈箏不露尖人生莫待頭如雪

華屋春宵酒屢添

雲中初下勢如驚
白鳳蹁躑雪色翎
多少舊游歌舞地
不堪回首又重經

桃花扇底露唇紅
不復梳粧與衆同
一曲山香春去也
荼蘼無語謝春風

一顆摩尼不染塵
瑤池玄圃度千春
寥陽殿裏雲深處
誰似當年解佩人

三月旌旗幸玉泉
牙樯錦纜御龍船
千官車騎如雲湧

楊柳梢頭月色娟

長憶眉山鶴髮翁
舊時阿閣贊皇風
如今流落那堪說
黼黻文章似夢中

鼓瑟湘靈欲斷魂
洞庭波浪不堪論
遙知舊賜宮袍錦
雙袖龍鍾總淚痕

興聖宮中坐落花
詩成應制每相誇
廬山面目秋來好
自杖青藜步白沙
此卷天厯間得之
都下予愛坡翁所
書之字峻拔而清麗
令人持玩不忍釋手
故侍書學

士虞公見而題之予攜歸江南會荆溪王子明同予
所好攜之而去他日再閱於環慶堂俯仰今昔為之
慨然因走筆盡和卷中之詩以舒其悒鬱之氣旁觀
者子明之兄德齋淮南潘純金壇張經長安莫浩至
正三年夏五月丹丘柯九思書

日將公事湖中了醉入重城列炬明自古大藩財賦地
古人偏得賦閒情

謝女嬌吟雪比鹽北臺馬耳見雙尖衲衣政索歌姬笑

不待春寒繡被添

寫韻軒中塵不驚與誰同躡鳳凰翎采鸞可惜情緣重
只合清齋寫道經

釵頭新綠荔枝紅那與江桃色味同聞道端明新進譜
一時殿閣起薰風

香辟春寒玉辟塵流酥斗帳醉和春一雙明月都無價
寂寞人間第二人

江南在處烟波好浪跡先生不上船近就闔閭城外宿

可憐霜月夜娟娟

青城樵者一衰翁
寫罷烏絲滿袖風
消得玉堂金硯匣
至今傳入畫圖中

聽碾龍團怯醉魂
分茶故事待誰論
纖纖玉椀親曾見
祇有春衫舊淚痕

白公種竹蘇公柳
談笑功名後世誇
依舊葑雲三萬丈
斷橋誰與築隄沙
奉同柯丹丘前後
用韻凡九章言無
倫次且有廣平媚
語之罪信識法者
懼也癸未冬十

一月九日吳郡張雨為子明王君寫

盈盈秋水眼波明脉脉遠山螺翠橫
西北風帆江路永
片雲不度若為情

雨挾江潮來浦口霜彫木葉見山尖
寒波曾照飛鴻影
髭雪朝朝與恨添

風雨翻江夢裏驚忽思風馭絳霄翎
世間安得麻姑爪
癢處爬搔憶蔡經

湖邊牕戶倚青紅此日應非舊日同
太守與賓行樂地

斷碑荒蘚卧秋風

奎章閣下掌絲綸清淺蓬萊又幾塵三十六宮秋寂寂
金盤零露泣仙人戊申十月十七日瓚

蔡公閩嶠雙龍璧蘇子儋州萬里船何似歸田虞閣老
醉吟清夜月娟娟

嗜酒狂吟秃髻翁華陽壇館百花風晚年傳得登真訣
歸卧南山澗谷中十九日又追和虞奎章韻

東閣小詩書夢破後堂殘醉燭花明春風客散茶香在

寂寞人間萬古情

紅入兩顴春意滿翠籠雙袖曉寒尖雖知別後情難識
也覺愁中醉易添

彩筆詩成舉坐驚素衣新剪鳳毛翎多情應是蓮花女
留得銀箏金字經

透海丹砂一粟紅前身宜與後身同就中只換神仙骨
塵業何由到素風

滄海桑田復幾塵東風惟見落花春須知剩水殘山外

冰雪肌膚別有人

蜀人文采相先後多在西湖載酒船腸斷至今湖上柳
空殘眉翠簇連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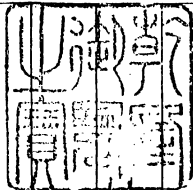
三百年來此兩翁詩人情性道人風醉中還侶毘耶老
花雨紛紛一笑中

梅花香冷返冰魂往事茫茫迹未論寶劍已隨龍化去
誰憐水上刻舟痕

賦罷仙人萼綠華金聲玉色衆中誇歸來世上空塵土

雲白江清月滿沙
洪武十四年歲在辛酉
秋九月朔義

興馬治



趙氏鐵網珊瑚卷三